日本訪書志

國語二十一卷 明刊本

此為明嘉靖戊子吳郡金李仿宋刊本韋敘後有金李校刻于澤遠堂記中間宋諱並缺筆故知原于宋本也按宋元憲公庠作國語補音取官私十五六本參校今以此本校補音皆合則知此即公庠定本自明人穆文熙等刻國語以補音注于當文之下時多譌誤而公庠定本並補音單行本皆亂自　國朝黃堯圃士禮居刻天聖明道本而公庠本遂微不知明道本固有

勝公序處而公序之得者十居六七即如卷一
昔我先王世后稷公序本無王字錢遵王顧千
里汪小米皆以明道本有此字爲奇貨而許宗
彥云章解于下先王不空始釋王字則此唯云
先世可知明道本未必是公序本未必非今明
道本有武昌書局重刊而公序本竟如星鳳世
有知言君子以此本重刊與明道本並傳豈非
合之兩美

國語補音一卷

宋元憲作國語補音取官私所藏十五六本參校得多失少自明人附刊入韋注中而單行本遂微自黃蕘圃刻明道本顧千里為札記汪小米為考異宋氏之書遂多疵議傳世舊本唯見孔氏微波榭叢書中近日盱眙吳氏又從孔本翻刻于成都末附錢保塘札記稱以明修舊刻本校孔本知孔本實從明本出又以舊刻校正孔本數處今以照此本則與錢君所稱舊本多

合而錢君不言是明嘉靖正學書院刊本豈錢
君所據本佚趙仲一序耶此本溢江道純舊藏
余從森立之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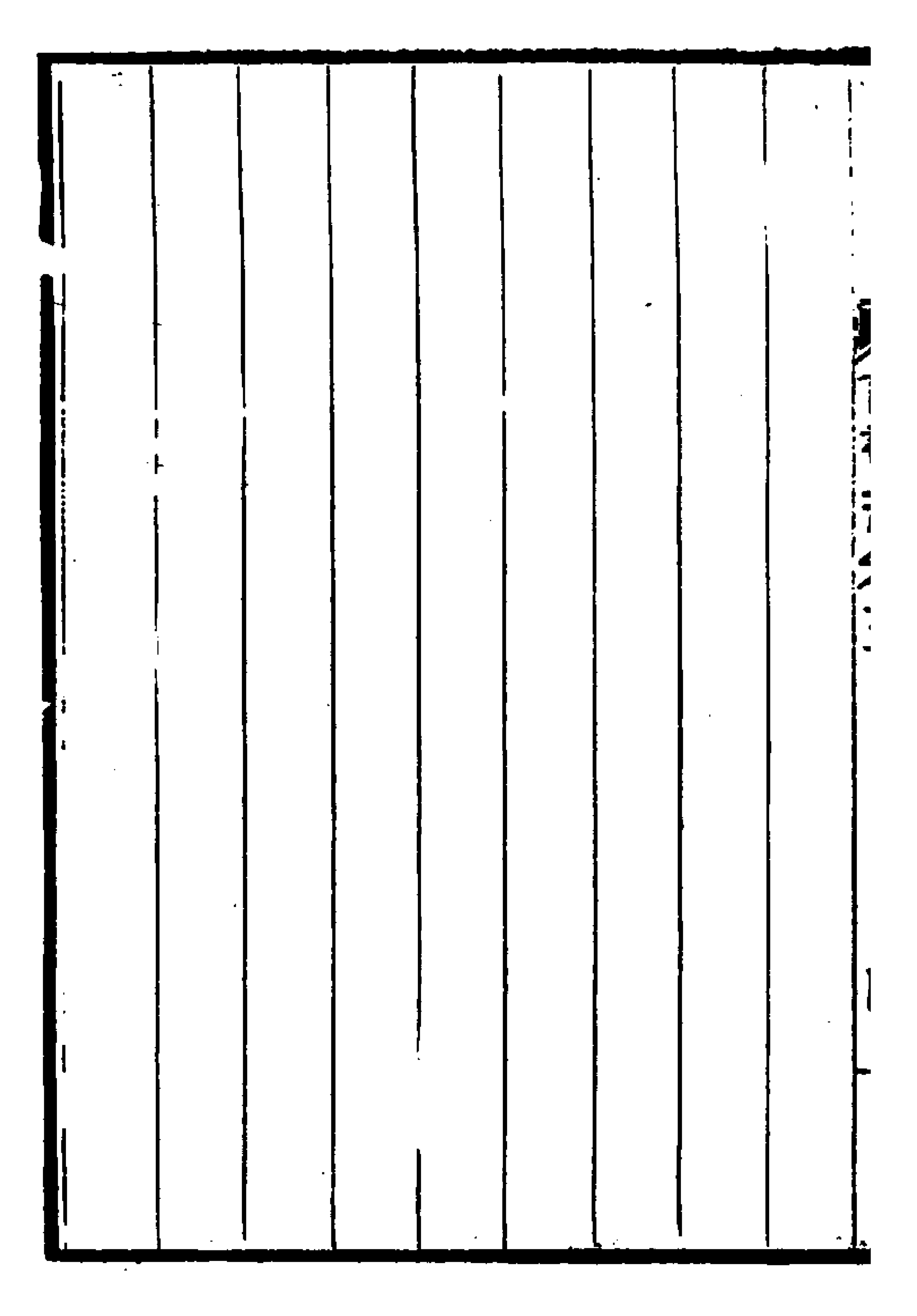
晉書一百三十卷　明刊本

每卷後題西爽堂吳氏校刻首有黃汝亨序簡端以嘉靖本萬歷大及汲古閣本校其異同最爲精密每冊首有留留蠹書屋儲藏史編印記按留蠹書屋爲吉漢宦藏書庫名吉君有論語攷異及近聞寓筆二書蓋日本校訂名家又有曾根書庫印未詳其人載記末有歲癸亥長夏二十有五日校完竹逕居士源元起硃記據此則此書爲源君所校非并出吉君之手也

宋槧五代史記七十五卷

此書開卷題五代史記便與各本不同别本皆有曾三異校定宋槧歐陽居士集亦有三異考異此本無之則爲北宋槧無疑字畫古雅饒有歐書化度寺筆意閒有補刊亦端正不苟相其紙質雖是明代所印然不害爲宋刻佳本世傳五代史以明汪文盛本爲最以此比擬不啻婢見夫人矣

此本今歸江陰繆筱珊編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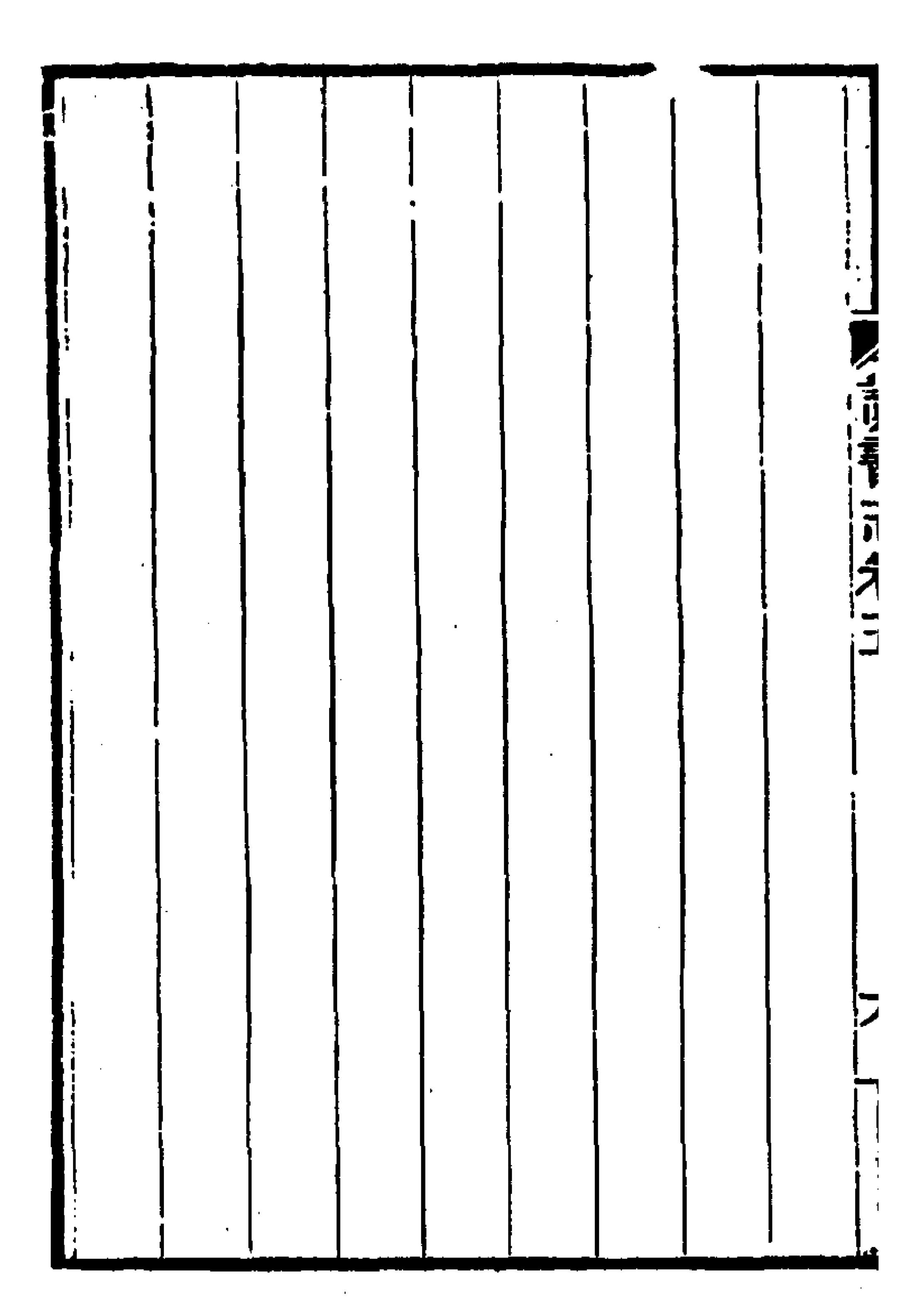


史略六卷 宋槧本 刻入古逸叢書

高似孫史略六卷宋槧原本今存博物館此書世久失傳此當爲海外孤本首有兼葭堂印木氏永保印按木世肅大坂人以藏書名者也原本亦多誤字今就其顯然者改之其稍涉疑似者仍存其舊按史家流別已詳於劉知幾史通高氏此書未能出其範圍況餖飣雜鈔詳略失當其最謬者如後漢書既採宋書范蔚宗本傳又采南史及蔚宗獄中與諸甥書大同小異一

事三出不恤其繁又如旣據新唐書錄劉陟齊書十三卷爲齊正史又據隋志錄劉陟齊紀十三卷爲齊別史旣出范質晉朝陷蕃記四卷又出范質陷蕃記四卷而不知皆爲一書其他書名之誤人名之誤與卷數之誤不可勝紀據其自序成書於二十七日宜其鏬漏如斯之多也似孫以博奧名其子略緯略兩書頗爲精核此書則遠不逮之久而湮滅良有由然唯似孫聞見終博所識史家體例亦略見於此篇又時有

逸聞如所采東觀漢記爲今　四庫輯本所不載此則可節取焉



帝範二卷 日本舊刊本

唐太宗帝範新舊唐志並四卷賈行注又舊唐書敬宗本紀有韋公肅注是唐時已有二注崇文總目書錄解題並稱一卷豈爲無注之本與晁公武讀書志僅載六篇則顯然闕佚其半四庫著錄從永樂大典本鈔出據元吳萊稱征雲南爽時所得其注文頗繁冗中有引呂東萊之言則非賈韋二注明矣此本分爲上下二卷有康平三年五月江匡房點校記 江氏爲日本文章巨族有

江家次第傳世皆一家之言也又有寬治長寬承安建久承元
元仁等題記考康平三年當宋仁宗嘉祐五年
則其根源最古其注文僻要不注姓名亦不詳
爲賈爲韋但以正文考之則此當是太宗原本
其序文題御製與大典本題唐太宗文皇帝撰
不同又書中文皇自稱皆曰余不曰朕民字治
字皆不避均以此本爲是其他如建親篇枝葉
扶疏大典本誤扶爲不子弟無一戸之名誤爲
封戸之人神器誤爲大器設令懸教誤令爲分

宜其不遠謂與堯不遠也誤不爲宏察之以明撫之以德脫四字作察之以德爾官篇有劣智者不可賴以大功誤作有小力者不可賴以成職其下脫君擇臣而授官臣量己而受職二句納諫篇折檻壞疏誤壞爲懐注者遂不知壞疏是用說苑師經投琵撞疏事去讒篇宣王終身而不知誤宣王爲宣一誠盈篇民財匱誤作人才遺務農篇衣食乏則忘廉恥誤乏之爲足誤忘爲志欲澄其流誤澄爲止閱武篇忘戰則民殆誤忘爲

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以正文混入注中崇文篇此崇文之術也脫崇之二字不能逸居其易誤逸爲力是皆顯然謬訛其他訛文奪字尤不勝舉別詳札記而大典本注者不能訂正遂望文生義不顧其安然則此本非特元明以來不見亦大典本作注者所不見也又此書每二篇一總結大典本注者皆以本篇文曲解之尤爲鹵莽去識篇昏明之本大典本竟改爲幽之本訥諫篇御坐二字是用袁盎御愼夫人同坐事大典本竟不知其

所出去讒篇昭公去國而方悟是用宋昭公事大典本注誤引魯昭公失國事又見方悟與情事不合遂改方爲不而不知上文臣朝有千臣尤無著也凡此皆大典注本之陋不及此本之精博遠甚唯此本合臣執刻于寬文八年其中脫誤甚多余校以古鈔數本又以所引原書照之始可讀然建親篇引雜書一條各本皆誤字錯出竟不可校又此本六王懷叛逆之志注云韓魏燕趙齊楚等王亦與本書意不合當以大

與本補正之若能重刻行世亦快事也

上卷題云

康平三年五月五日點之禮部郎中江匡房

下卷題云

康平三年五月六日點之治部少叅江匡房

寛治八年七月十六日於楊梅亭點了尤可秘

藏而已　　　　藤永實

長寛二年正月廿八日奉授主上已訖

式部大輔藤永範

兼安元年七月廿四日御讀畢此書奉授一代
聖主早家之重寶也
從三位行宮内卿兼式部大輔藤永範建
久三年六月十五日御讀畢此書繼家蹤已及
聖主三代誠是家之秘本也
正四位下行式部大輔藤朝臣光範兼
元二年四月廿三日書寫畢
以二品戸部永範本移點畢　菅原淸高元
仁二年三月廿五日侍御讀畢

翰林學士管恄高

臣軌二卷 寛文八年刊本

臣軌二卷新舊唐志崇文總目並同此卷末題垂拱元年撰按唐會要云長壽二年三月則天自制臣軌兩卷令貢舉人習業停老子與垂拱元年撰不合阮文達四庫未收書目遂疑此五字爲日本妄增余按日本楓山官庫藏本及向山黄村所藏天正年間鈔本皆有垂拱元年撰五字筆迹亦相同絕非此邦人所臆增竊意此書撰於垂拱而令貢舉人習業則在長壽會要

第舉其制令之年耳又楓山本及向山黃村本均有鄭州陽武縣臣王德纂注而楓山本並記臣德纂述曰其臣軌所引正經及子史者其正經之義則皆取先儒舊注不敢更生異見老子之義則唯取河上公焉餘皆出自愚心亦不師祖往說矣余按注中所引論語鄭注七條孝經鄭注二條皆他書所未引者足見其非宋以下人官庫本又引江本云臣軌既是御撰妙極稽古垂範作鏡百僚既爲臣之令模適事君之要

道宜誦登於口誠藏於心束髮盍繙庶多宏益

長安四年三廷四日江都縣孫祥記今按此本

及活字板本並無王德孫祥二記蓋鈔者脫之

活字本爲林天濮所校注脚虛字殊少當是天

濮所删此本注脚虛字爲多雖訛誤之處此本

爲甚而根源則較古矣此與帝範體式皆原於

唐人卷子鈔本絕非從刊本翻雕者

帝範二卷臣軌二卷也者共成於唐帝唐帝受

隋氏弊聰明神武庶幾成康功德兼備自漢以

來末之有自吁咨都嗟之後而元首股肱互爲
治道故所以帝範臣軌之有作者也本朝博士
讀之尤尊之至若鎌倉將軍家皆讀之有助治
道入何啻中華而已哉洛人林白水新鏤之梓
以欲行於世艮有故哉白水需書其後於是題
之寬文八年秋八月日柳谷散人埜子苞父書

唐六典三十卷　古鈔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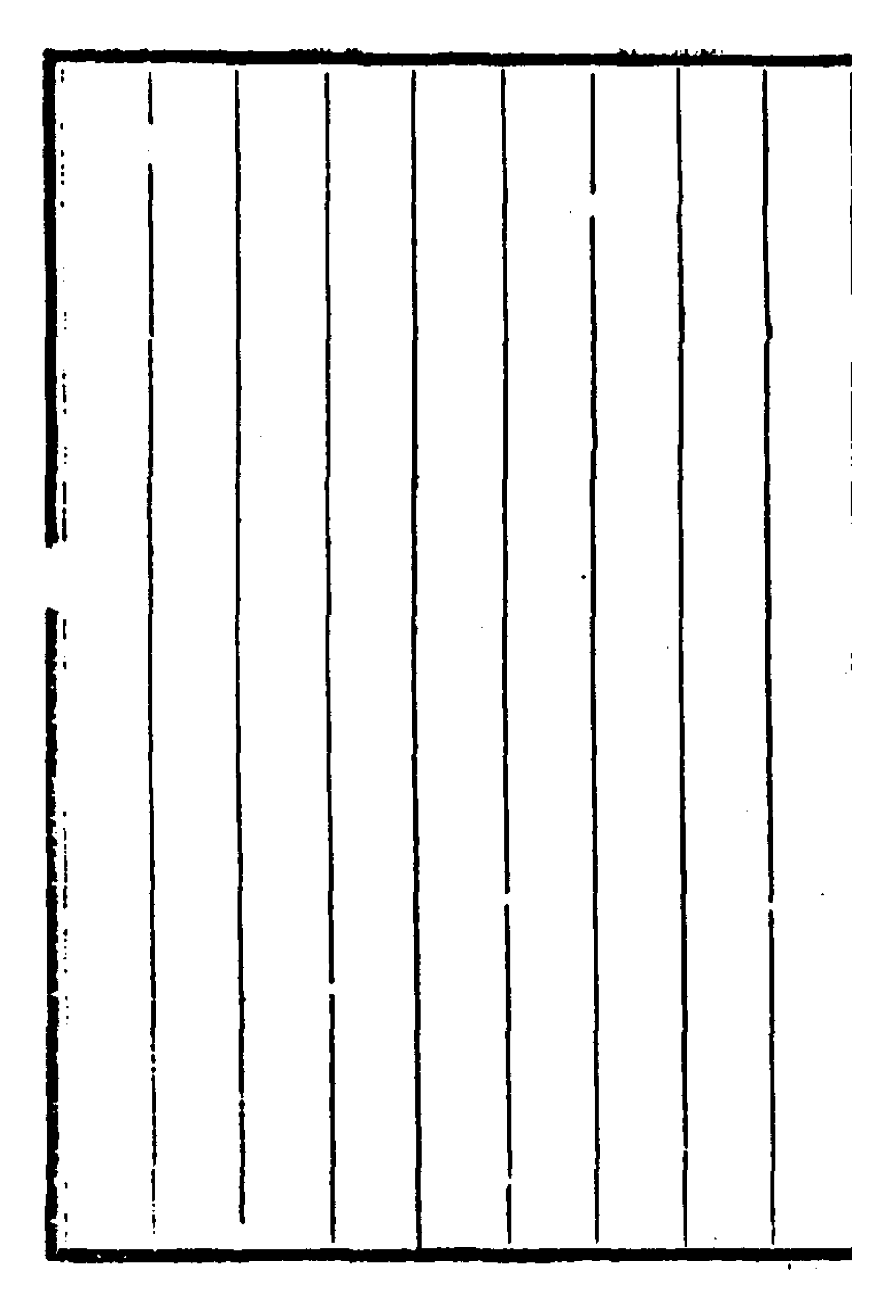
案此書今著錄家不見有宋元本僅傳明正德乙亥蘇州所刻首有王鏊序末有宋紹興四年張希亮詹棫校刊題跋篇中墨丁空缺觸目皆是幾不可讀而流傳亦少日本享保甲辰當雍正二年其攝政大臣家熙爲之考訂凡原書空缺者擬補於其下亦有原書本缺如第四卷禮部郎中條下脫文則據冊府元龜舊唐志所引補之第七卷屯田郎中員外郎下凡天下諸軍云云

刪據通典舊唐志補之凡數百字校訂矜愼見聞亦博據其自序用力二十年始克成書然亦有缺而不能補者如第一卷令史十八人下空缺仍不下五十餘字獨怪家熙當時以宰相之尊著書行世而所據者亦只正德嘉靖兩本而余於百餘年後乃從其書肆得古鈔本其本紙質堅級兩面書寫末無張希亮等題識相其筆跡當亦七八百年前之書凡明刻所缺皆不缺今以對校之家熙所補十同七八其有不同者

皆以此本爲是蓋家熙意度終不如原書之確也惟鈔手筆誤則當以明本家熙本正之又有日本天保七年當道光丙申刻本書籤亦稱官板首錄王鏊序尾有張希亮跋無墨丁空缺然不言所據何本其中有勝於家熙本者亦有似臆度者若謂是據家熙本補塡而亦多違異且第一卷令史下空缺家熙本未補此本則與古鈔本合若謂是見古鈔本而第四卷禮部郎中下之缺文第七卷令史下之缺文仍未補且於令史

凡天下諸下妄添侯字以瀰縫其缺不知其注文不可接若謂書坊所為而其補塡之字出家熙外者亦多有典據如第二卷護軍注魏武帝以牽招為中護軍將軍家熙本云當塡韓浩此本則作牽招案韓浩以護軍從太祖破栁城改為中護軍太祖平張魯以韓浩還留牽招為中護軍是韓浩為護軍在前牽招繼其位然原本空缺下是招字則作牽招是也鈔本亦作牽招此豈不學者所能或謂其本原於蘇州蘄濼山房之本

余架上無之不能質言之也余謂此書自唐虞而下本末粲然眞所謂經國大典豈獨有唐一代百世而下雖有損益不能出其範圍顧傳本絕少余嘗合諸本竭一月之力就天保刊本定其從違要得有心經世之略者重刊焉



唐律疏義三十卷 日本刊本

首有雍正乙卯刑部尙書勵廷儀序以孫氏岱南閣所刊元余志安本較之有柳贇序而無贇治子釋文亦無王元亮纂例諸表而顧千里所舉卷三卷十七卷二十六卷二十八所載釋文刪除不盡者此本亦同而目錄前多出議刊官職名氏一葉有龍興路儒學某某與柳贇序云刊于龍興者合則是此本卽泰定初刊本故疏義與纂例釋文別行而余志安乃合刊之唯柳

序稱廉訪使師公而議刊廉訪使乃是朶州禿
堅師唱於前而朶爲後任與此本雖不能無誤
而足以訂正余本者不下數百字孫氏當日竟
未見此本亦一缺事也又余收得日本人校本
一通以孫氏刊本硃識其上其所出疏義多與
此本合而所校釋文異同尤多則不知竟出何
本豈泰定所刊釋文日本別有傳錄與
議刊唐律疏義官職名氏
廉訪司官

中奉大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朶州禿

奉政大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司事岳出謀

管勾承發架閣庫照磨程志通

儒學提舉司官

文林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贇

承事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高若鳳

龍興路儒學教授李鼎孫

學正李時　董正刊成

又按余志安元本楓山官庫亦有之

貞觀政要十卷 古抄本

舊影寫本狩古望之求古樓所載前二卷末有永安元三年二月五日奉授主上旣訖云云有永仁建仁建保嘉祿建長等名記與森立之訪古志所載首一部合每半葉七行行十七字字體精妙神似唐人寫經之筆原本當是卷子影寫改爲摺本然首無吳兢表文猶不免有脫漏也其第三卷以下每卷後有文化六年六月等日齋中寫勾勘案第末卷有又化十二年十月上

澥寄與興田龔山生之記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而森立之顧未言及此書以戈直注本照之非唯字句多有不同卽篇第亦有增減移易戈氏自序云嘗會萃衆本參互考訂章之不當分者合之不當合者分之知是皆爲戈氏所亂久矣今全錄其題識以與森氏訪古志相證驗又錄篇第異同於其下使讀者知其崖略若夫字句之差互則屢牘不能盡別爲札記焉

安元三年二月五日奉授

主上既訖　正三位行宮内卿兼式部大輔播
磨權守藤原朝臣永範
永久三年仲春二十五日點訖合證本等又加自點秘本也
良兼
建久第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詣三品李部大卿
書閣讀合畢有秘說等　匠作員外少尹藤孝範
建保第四年夷則二十五日受嚴訓訖
文章得業生經範
嘉祿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合　二條院御本并

八條左相府證本畢　刑部權少輔經範

建長三年二月十日以家說授茂才明範既訖

三品李部大卿經範

建長六年三月二十日以家說授小男淳範既

訖　三品吏部大卿經範

貞觀政要古抄本次第

第一卷

貞觀政要序　標題作弘文館戈本作修文館

君道第一　戈本題論君道一以下每題多有論字此篇次第同

政體篇第二 古本十八章戈本題十三章而有十四章

第十一章 戈本無

貞觀八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我所居殿卽是隋文帝所造已經四十餘年損壞處少唯承乾殿是煬帝造工匠多不見新奇斗拱至小年月雖近破壞處多今爲改更欲別作意見亦恐似此屋耳魏徵對曰昔魏文侯時租賦歲倍有人致賀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稅歲倍此由課歛多譬如治皮令大則薄令

小則厚理民亦復如此由是魏國大理臣今量之陛下爲理四夷賓服天下已安但須守今日理道亦歸之於厚此即是足

第十二章 戈本無

貞觀八年太宗謂羣臣曰爲理之要務全其本若中國不靜遠夷雖至亦何異焉朕與公等共理天下令中夏乂安四方靜肅並由公等盛盡忠誠共康庶績之所致耳朕實喜之然安不忘危亦兼以懼朕煬帝纂業之初天

下隆盛弃德窮兵以取顛覆頡利近者足爲强大志意既盈禍亂斯及喪其大業爲臣於朕葉護可汗亦太强盛自恃富貴通使求婚失道怙過以致破滅其子既立便肆猜忌衆叛親離覆基絶嗣朕不能遠纂堯舜禹湯之德目睹此輩何得不誡懼乎公等輔朕功績已成唯當愼以守之自獲長世並宜勉力有不是事則須明言君臣同心何得不理侍中魏徵對曰陛下弼至理以安天下功已成矣

然每覩非常之慶彌切慮危之心自古至愼無以加此臣聞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明詔奬厲足使懦夫立節

第十三章 戈本無

太宗問拓跋使人曰拓跋兵馬今有幾許對曰見有四千餘人舊有四萬餘人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西胡愛珠若得好珠劈身藏之侍臣咸曰貪財害己實爲可笑太宗曰勿唯笑胡今官人貪財不顧性命身死之後子孫被

辱何異西胡之愛珠耶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好樂無度荒廢庶政長夜忘返所行如此豈不滅亡隋煬帝奢侈自賢身死匹夫足爲可笑魏徵對曰臣聞魯哀公謂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甚於此者近見桀紂之君乃忘其身太宗曰朕與公等既知笑人今共相匡輔庶免人笑

第十四章 戈本無

貞觀九年太宗謂侍臣曰爲帝王者必須愼

其所與只如鷹犬鞍馬聲色殊味朕若欲之隨須即至如此等也恆敗人正邪佞忠直亦在時君所好若任不得賢何能無滅侍中魏徵對曰臣聞齊威王問淳于髡寡人所好與古帝王同否髡曰古者聖王所好有四今王所好唯有其三古者好色王亦好之古者好馬王亦好之古者好味王亦好之唯有一事不同者古者好賢王獨不好齊王曰無賢可好也髡曰古之美色有西施毛嬙奇味即龍

肝豹胎善馬則有飛兔綠耳此等今旣無之
王之厨膳後宮外廄今亦備具王以爲今之
無賢知前世之賢得與王相見以否太宗深
然之

第十五章 戈本無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月令是早晚有待
中魏徵對曰今禮記所載月令起自呂不韋
太宗曰促爲化專依月令善惡復皆如所記
不魏徵又曰秦漢以來聖王依月令事多若

一依月令者亦未有促古者設教勸人爲善所行皆欲順時善惡亦未必皆然太宗又曰月令既起秦時三皇五帝並是聖主何因不行月令徵曰計月令起於上古是以尚書云敬授民時呂不韋只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於秦代太宗曰朕比讀書所見善事並即行之都無所疑至於用人則善惡難別故知人極爲不易朕比使公等數人何因理政猶不及文景徵又曰陛下留心於理委任臣等逾

於古人直由臣等庸短不能稱陛下委寄欲論四夷賓服天下無事古來未有似今日者至於文景不足以比聖德徵曰自古人君初爲理也皆欲比隆堯舜至於天下既安不能終其善人臣初被任也亦欲盡心竭力及居富貴即欲全官爵若遂君臣常不懈怠豈有天下不安之道哉太宗曰論至理誠如公此語

第十八章　戈本無

貞觀三年上謂房玄齡曰古人善爲國者必先理其身理其身必愼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身不正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以舜誡禹曰鄰哉鄰哉周公誡成王曰其明其明此皆言愼其所習近也朕比歲臨朝視事及園苑閒遊賞皆召魏徵虞世南侍從或與謀議政事講論經典既常聞啟沃非直於身有益在於社稷亦可謂久安之道

第二卷

任賢第三　凡八章戈本同

求諫第四　凡八章戈本十一章移納諫篇二章於此篇作第四第六第七章

納諫第五　凡十章戈本亦十章

第二章　戈本移入求諫篇爲第四章

第四章　戈本移入求諫篇爲第六章

第五章　戈本移入求諫篇爲第七章　古本原爲二章戈本云舊本此與前章通爲一章今按不同分爲二章而此古本原是二章

按此篇戈本移出三章而又別采太宗事跡

增入三章 太宗有駿馬一條貞觀七年幸九成宮一條貞觀八年謂長孫無忌一條

又按此下戈本增入直諫一篇凡十章皆古本所無但於直諫下標一附字而不增題第六是此書爲後人所亂之確據

第三卷

君臣鑒戒第六 凡四章戈本七章

按此篇戈本第一章第二章皆古本所無其第五章魏徵上疏云云是此本禮樂篇文

論擇官第七　凡十章戈本十一章無論字

第四章　戈本移爲第二章

第七章戈本分治書侍御史以下別爲一章

而增貞觀十一年五字

第八章戈本於朕聞下增太平後必有大亂

大亂後必有太平大亂之後卽是太

平之運也二十五字

第九章戈本於賞不遺疏遠上增一百三十

二字

論封建第八　古本戈本篇第同

第四卷

論太子諸王定分第九　凡四章戈本亦四章

第一章　戈本分御史馬周以下別爲一章

第二章　戈本於或至亂國下增入三十六字

又於發病而死下增入二十四字

第四章　貞觀中皇子年少者云云戈本移入教誡篇末

論尊師傅第十　古本戈本竝六章戈本作尊敬師傅

第五章　戈本于是故周儲上增入七十一字

教誡太子諸王第十一　凡六章戈本七章教上有論字

第四章　戈本于覆亡非一下增入三十七字

又于信非虛說下增入三十四字

第六章　戈本移定分篇末章於此章下爲第七章

規諫太子第十二　凡五章戈本四章

第四章 戈本合上第三共爲一章又於人面獸心之徒下增入十六字

第五卷

論仁義第十三

第二章 貞觀初太宗從容謂侍臣云云戈本移入辨興亡

第五章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云云戈本移入辨興亡

第六章 乃可存其性命下戈本有王珪頓首曰陛下能知此天下幸甚十四字

論忠義第十四 凡十二章戈本題十五章核之只十四章

第一章 太宗聞而嘉之下此本有曰於生死之閒甚衆義偏矣如此則彼尋行數里矯事設議者徒自以爲人何遠於此也戈本無此三十四字

第四章忠臣烈士何代無之下戈本增入九
十八字
第五章戈本於此章下別采貞觀八年桂州
都督一條爲第六章古本無之
第八章戈本移入政體篇
第十二章尋擢弘文館學士下戈本於此截
斷而以教令篇之第七章移於此
下爲第十三章又於太宗攻遼東上增貞觀
十九年五字別題爲第十四章

論孝友第十五 凡三章戈本五章

第一章虞世南以下戈本別爲一章是也此
本誤連
第二章王元軌以下戈本別爲一章是也此
本誤連

論公平第十六 凡六章戈本八章

第四章 戈本無

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昨日皇甫德參上書言朕修營洛州宮殿是勞民也收地租是厚斂也俗高髻是宮中所化也觀此人心必欲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人皆無髮乃稱其意耳事旣訕謗當須論罪魏徵進曰賈誼當文帝之時上書云可爲痛哭者三可爲長太息者五自古上書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則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卽似訕謗所謂狂夫

之言聖人擇焉惟在陛下裁察不可責也太宗曰朕初欲責此人但已許進直言若責之則於後誰敢言者賜絹二十疋令歸

第五章 戈本爲第七章

論悔過第廿四 凡五章戈本四章

第二章 移居武德殿魏徵上疏諫下有此殿在內處所寬閒參奉往來實爲褻近但十七字戈本無

第三章 戈本無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等曰齊文宣何如人

君魏徵對曰非常顚狂然與人共爭道理自知短屈卽能從之臣聞齊時魏愷先任青州長史嘗使梁還除光州長史不就楊遵彥奏之文宣帝大怒召而責之愷曰先任青州大藩長史今有使勞更無罪過反授小州所以不就乃顧謂遵彥曰此漢有理因令捨之太宗曰往者盧祖尙不肯受官朕遂殺之文宣帝雖復顚狂尙能容忍此一事朕所不如也祖尙不受處分雖失人臣之禮朕卽可殺之

大是傷急一死不可再生悔無所及宜復其

故官蔭

論奢縱第廿五凡四章戈本一章

第一章戈本移入辨興亡篇

第二章戈本無

貞觀七年太宗授郭孝恪西州道行軍總管

率步騎三千人出銀山道以伐焉耆夜往掩

襲其城破之虜其王龍突騎發太宗謂侍臣

曰計八月中旬孝恪發去二十日應到必以

二十二日破焉耆嘗馳使報朕計其行程今日應有好消息言未訖而騎至云孝恪已破焉耆太宗悅及征龜兹以孝恪爲崑山道副大總管破其都城留孝恪守之餘軍分道別進城中未賓孝恪因乃出營於外有龜兹人來謂孝恪曰那利我之國相人心素歸今亡在外必思爲變城中之人頗有異志公其備之孝恪不以爲虞那利等果率衆萬餘私與城內降胡相知表裏爲應孝恪失於警候賊

入城鼓譟孝恪始覺之爲胡矢所中而死孝恪性奢侈家之僕妾以及器玩務極鮮華雖在軍中床榻器皆飾以金玉仍以金床華帳充具以遺行軍大總管阿史那社尒社尒一無所受太宗聞之乃曰二將何優劣之不同也郭孝恪今爲寇虜所屠可謂自招伊咎耳

第三章 戈本移入辨與亡

第四章 明王聖主下戈本增入十三字禍亂不作者也下此本有臣愚頃聞京師營造供奉器物頗多糜費百姓或有怨嗟之言二十四字戈本無而別增二百七十一字

下接陛下少處人間又至不可不誡也戈本增二百九十七字

論貪鄙第廿六 凡七章戈本六章

第四章 戈本無

貞觀四年濮州刺史龐相壽貪濁有聞追還解任殿庭自陳幕府舊左右實不貪濁太宗矜之使舍人謂之曰爾是我舊左右我極哀矜爾爾取他錢物祇應爲貪今賜爾絹一百疋還向任所更莫作罪過魏徵進而諫曰相壽貪濁遠近所知今以故舊私情赦其貪濁

之罪加以厚賞還令復任相壽性識未知愧耻幕府左右其數甚多人人皆恃恩私足使爲善者懼太宗欣然納之使引相壽於前親謂之曰我昔爲王爲一府作主今爲天子爲四海作主旣爲四海作主不可偏與一府恩澤向欲令爾重任左右以爲爾若得重任必使爲善者皆不用心今旣以左右所言者爲是使不得申我私意且放爾歸乃賜雜物而遣之相壽默然流涕而去

第七卷

崇儒學第廿七　凡二章戈本六章

第一章　戈本截貞觀二年以下爲第二章又於徵天下儒士下增入字又截太宗幸國學以下爲第三章又截十四年下增貞觀二字爲第四章

第二章　戈本截太宗嘗謂中書以下爲六章

論文史第廿八

第二章　戈本無尚書左僕射以下十一行

尚書左僕射房玄齡侍中魏徵散騎常侍姚思廉太子右庶子李伯藥孔穎達侍郎岑文

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舍人許敬宗等以貞觀十年撰成周齊梁陳隋等五代史奏上太宗勞之曰良史善惡必書足爲懲勸秦始皇奢侈無度志在隱惡焚書坑儒用緘談者之口隋煬帝志在隱惡雖曰好學招集天下學士全不禮待竟不能修得歷代一史數百年事殆將泯絶朕今欲見近代人主善惡以爲身誡故令公等修之遂能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懷極可嘉尚於是進級班次各有差降

論禮樂第廿九 凡十章戈本十二章戈本無論字

第三章 戈本截禮部尚書以下別爲第四章

第四章 戈本截禮部尚書王珪以下爲第六章

第八章 貞觀十四年云云戈本移入鑒誡篇

第八卷

務農第卅 禁末作附 凡五章戈本四章無禁末作附四字

第三章 戈本無

貞觀四年太宗謂諸州考使曰國以人爲本

人以食爲命若禾穀不登恐由朕不躬親所

致也故就別院種三數畝禾時自鋤其稊莠纔得半畝即苦疲乏以此思之勞可知矣農夫實甚辛苦頃聞關東及諸處粟兩錢半價米四錢價深慮無識之人見米賤遂惰農自安儻遇水旱即受飢餓卿等至州日每縣時遣官人就田隴間勸勵不得令有送迎若迎送往還多廢農業若此勸農不如不去

論刑法第卅一 凡九章戈本八章無論字

第一章 戈本無

貞觀元年詔以犯大辟罪者令斷其右趾因謂侍臣曰前代不行肉刑久矣今斷人右趾意不忍爲諫議王珪對曰古行肉刑以爲輕罪今陛下矜死之多故設斷趾之法損一足以全其大命於犯者甚益矣且見之足爲懲

侍中陳叔達又曰古之肉刑在死刑之外陛下於死刑之內降從斷趾便是以生易死足爲寬法

第四章 自邃古始也下戈本多三十三字

論敎會第卅二　凡七章戈本四章

第二章　戈本移入愼所好篇

第六章　戈本移入儉約篇

第七章　戈本移入忠義篇

論貢獻第卅三　凡五章戈本同獻作賦

按戈本此篇後有辨興亡一篇凡五章其第一章以此本仁義第二章移入第二章以此本奢縱篇第一章移入第三章以此仁義篇第五章移入第四章古本無第五章以此本

奢縱篇第二章移入

第九卷

議征伐第卅四 凡廿三章戈本同此篇據原校與南本多有增減別詳雜記

議安邊第卅五 凡二章戈本同

第十卷

論行幸第卅六 凡三章戈本四章

此篇後戈本有貞觀十二年云云一章爲第四章舊本無

論畋獵第卅七 凡四章戈本五章

戈本於第二章下增入貞觀十二年太宗幸同州一條爲第三章

論祥瑞第卅八　一本戈本合下災害爲災祥一篇

第一章　戈本以此條爲災祥第一條

論災異第卅九　凡三章戈本合前條題爲災祥共四章各抄本皆作災異惟安元抄本目錄作災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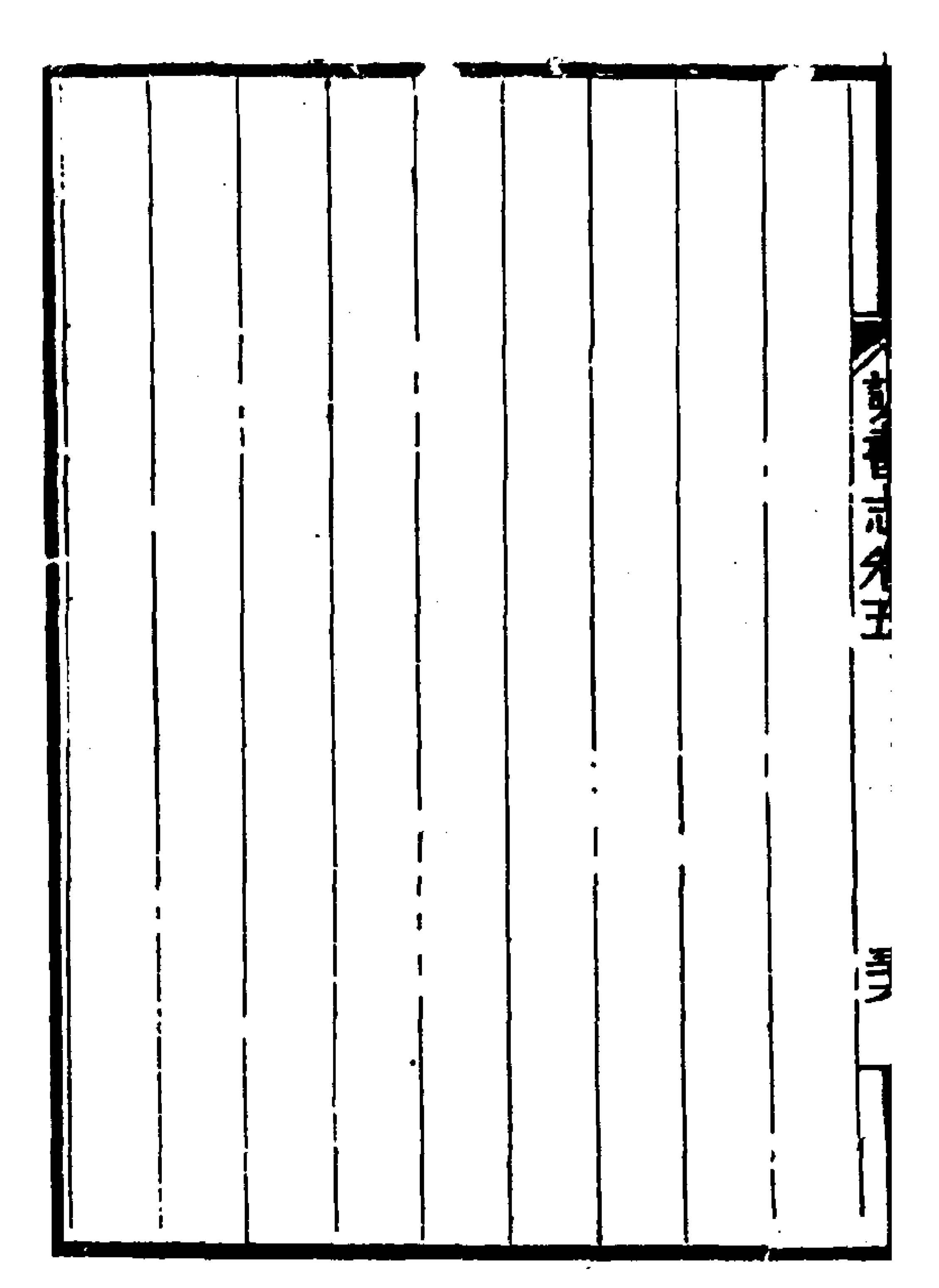
論慎終第卌　凡七章戈本同

第一章　戈本爲第二章

第二章　戈本爲第一章而於太宗謂侍臣也下多十七字

第三章戈本於房玄齡下多四十二字又於天下大治下多九字又於遠勝古也下多八字

第四章戈本於天下無愛不理也下多六字



貞觀政要十卷 影舊抄本

此本影文化六年鈔本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與狩谷藏本第三卷以下皆同首有吳兢上貞觀政要表而無吳兢貞觀政要序其第二卷後有建保嘉祿貞應安貞嘉禎仁治弘長永仁永祿等年管氏歷世題記每卷後均有文化六年六月等日寫記有棨字押森立之稱爲藤長親卿花押此本卽影寫長親卿手書本者葢原本卷軸改爲冊子也立之又云以玉海所載目錄

及元戈直本校之體式大異蓋其國博士家所傳唐時眞本其言當不誣末卷有文化十二年興田吉從一跋言此書甚悉第一卷第四卷第七卷有不忍文庫温故堂文庫印皆日本收藏名家也

上貞觀政要表

臣兢言臣愚比嘗見朝野士庶有論及國家政教者咸云若以陛下之聖明克遵太宗之故事則不假遠求上古之術以必致太平之業故知

天下之蒼生所望於陛下者誠亦厚矣易曰聖
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今聖德所感可謂深矣
竊惟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自曠古而求未有
如此之盛者也雖唐堯虞舜夏禹殷湯周之文
武漢之文景皆所不逮也至於用賢納諫之美
垂代立教之規可以引闡大猷增崇至道者竝
煥乎國籍作鑒來葉微臣以早居史職莫不成
誦在心其有委質策名立功樹德正詞鯁議志
在匡君者亦隨事載錄用備勸誡撰一帙十卷

合四十篇仍以貞觀政要爲目謹隨表奉進望
紆天鑒擇善而行引而申之觸類而長易不云
乎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伏願行之而有
恆思之而無倦則貞觀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
昔殷湯不如堯舜伊尹恥之陛下儻不脩祖業
微臣亦恥之詩曰念兹皇祖陟降廷止又云無
念爾祖聿脩厥德此誠欽奉祖先之義也伏惟
陛下念之哉則萬方幸甚不勝誠懇之至謹詣
明福門奉表以聞謹言

本云以下諸條在第二卷末

王自校衆本勘本文擇善合點了

三品李部員外大卿菅判

建保四年五月十一日授男著作郎長貞了

大府卿菅爲了

嘉祿元年八月九日假于條前殿下且讀判

貞應三年閏餘七月廿六日授男長成了

李部大卿判

安貞二年四月二日授男高長了

大府卿判

嘉禎四年五月一日授少子長明孫家長等了

李部大卿判

仁治三年七月廿八日侍當今皇帝御讀

大藏卿兼式部大輔判

弘長二年三月二日授愚息清長了

李部大卿判

永仁五年十二月五日以家說重授正修上人了

從二位菅清長了

永仁七年三月十日以說授小童摩尼殊丸了

生年十二
歳明玄判

永祿三年四月終書功了

李部大卿菅長雅

文化六年六月十九二十兩日寫功了　案

同年七月十日寓直之暇一校了　昨日大風甚
自辰到酉

貞觀政要十卷菅原氏所傳而從三位勘解由

長官菅原長親卿所親寫也初吉從獲元德年

中菅氏文章得業生款狀於觀智院住實僧都

愛藏之長親卿一見奇之介藤原以文而求之
吉從深欽卿慕其祖之意割愛奉呈焉卿大喜
辱手書且賜以此書事詳於其書牘中蓋政要
之爲書坊間所刻者係於戈直所注縉紳學士
家雖間有傳之者衍錯脫誤大紊其眞此編乃
菅氏奕世所傳而出於參議爲長卿所授也卷
首載吳兢上表蓋兢表獨載於國字譯本而其
他則未嘗見存之者況菅氏之令孫所親寫而
校訂政要之眞舍此編吾安適從焉吉從獲之

貞觀政要十卷舊抄本

此本係文政元年阿波介藤原以文以其國諸古本及戈本合校者篇首載其國古墨筆凡十三通又硃筆二通一爲永本一爲江本又識漢本與書題識與書卷子反面書也其本有政要表而　政要序表後有景龍三年正月　日衛尉少卿兼脩國史館崇文館學士臣吳兢等上表爲各本所無按吳兢本傳其書實成於神龍中書錄解題引館閣書目亦云然則此景龍當

爲神龍之誤而據其自序提要考在開元八年以後亦至確莫詳其乖異之由也此本每卷有松田本生印又有向山黃村印余從黃村得此本而日本古本異同皆彙集無遺擬歸而刻之久無應者今以阿波介蔣合校諸本列左

古本校合凡例

八條左府本　二條院御點本　管本

或本　南家本　異本

古本　一本　摺本

亻本　才本　家本

自本

永本■長雅卿親寫本有永■三年之奥書故稱永本今爲五條家藏江家本原本老子本有匡衡朝臣奥書故稱江本

江家本奥書如左

本云

以累代秘說本奉授

聖上了尤可秘藏也

寛弘三年三月五日　吏部大卿江判

朱云

寛弘九年閏七月念一日藤家本一挍

了　　江匡衡

此一卷以江家舊卷（卷子本有匡衡奥書）傳寫本校正訖

稱江本者是也餘卷今逸惜哉

以源容所（元寛）挍本再挍訖（此本有多福文庫印元和活版也）

以清國嘉慶戊午重鐫掃葉山房刻本再訂訖

所稱清本是也

文政元年八月一日　阿波介藤原以文

不啻十朋之龜乃十襲寶藏以貽之永世焉長親卿手書別藏於家宜併考卿稱清岡學業富贍最能文章嘗聞卿常侍讀於 皇太子頗有啟沃之功云實菅廟三十一世之孫也文化十二年乙亥正月興田吉從謹識